



## 点滴

## 晕船哲学

□ 蹇庐氏

1938年,杨绛、钱锺书和女儿乘船从欧洲回国。风急浪高,邮轮在洋面上犹如一叶扁舟,颠簸得十分厉害,晕船的钱锺书非常难受。经过几次颠簸,杨绛便掌握了不晕船的窍门。她对钱锺书说,要想坐船不晕船,就不要以自己为中心,而以船为中心,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摆动起伏,让自己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,永远在水之上,平平正正而不波动。钱锺书照此践行,果真灵验。

后来,杨绛先生将此提炼为人生的“晕船哲学”:不管风吹浪打,我自坐直了身子,岿然不动,身直心正,心无旁骛,风浪奈我何?

——摘自《联谊报》

## 准点

□ 刘墉

记得我在学生时代,有一阵子很久没动笔,再拾起笔的时候,却觉得自己的作品进步了。我就这件事请教老师,老师说有两种可能:“一是由于在这段不动笔的时间中,你有了新的领悟;二是因为长久的荒废,你的眼光降低了。”

每当感觉自己有进步的时候,都应该以这两点去反省,因为有些进步不是真正的进步,反而是自己的准点降低了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## 求而不贪

□ 张希

唐代围棋大师王积薪总结出“围棋十诀”,流传后世。其中第一条竟是“不贪胜”。围棋作为一项比赛,争的就是输赢,“不贪胜”如何理解呢?下棋为了胜利不假,可以求胜而不可贪胜。“求”是朝着既定目标努力,“贪”则是对欲望的无限放大——既要赢得快,又要赢得多。“贪”会让人心态失衡,人往往因此急功近利、铤而走险,最终痛失好局。理解“求而不贪”的深刻哲理,对人生大有裨益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## 舌尖与指尖

□ 舒州

自古以来,吃都被看得很重。民以食为天,食色性也,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,从食,到美食,再到艺食,只有见识限制想象。

素来吃得简单且重复,不挑剔,便不煞费苦心,没什么不能下箸。落了肚,色香味皆无,只有饥和饱的区别,如此一想,更不愿意在吃事上多下功夫,在舌尖上自然也孤陋寡闻。每见舌尖文章,饕餮食单,大开眼界,抱拳拱手,打心底惊叹。

舌尖不讲逻辑。美食在口,给人实实在在的幸福和喜悦。舌尖又是讲逻辑的。一般滋味日复一日,舌尖也会疲劳;长年累月重口味,舌尖也会迟钝,于是不断翻新花样,给舌尖不一样的感受。不怕麻烦吗?不,舌尖事,没有麻烦不麻烦,只有愿意不愿意。

品酒师、试菜员,舌尖总要敏锐过人,才能品尝甄别出味道中的细微之

差。舌尖一触,即是阅读的开始,酸和甜,麻和辣,咸和淡,阅尽百千滋味。

除了阅读味道,阅读世界,也可以从舌尖开始。常见懵懂无知的小婴,抓到什么都一律送往口中。他并不总是需要食物,只是用舌尖去感知去体验。也有好奇天真的小儿,逮到什么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,皆是一副好兴头:快让我尝尝!他当然没有饥肠辘辘,只是想增加一场舌尖的阅历。

目光之余,舌尖之余,指尖也在阅读。每个指尖,都有一朵涟漪。世上没有两朵一样的涟漪,正如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。

指尖的面积小小的,不会比雨点更大,也不会比花瓣更大,可是当它一旦碰到什么,也就立刻开启了阅读。顺藤摸瓜、盲人摸象、水底摸月、摸着石头过河,摩挲构成了人类阅历的一部分。而指尖走过的路,不过是摩挲的冰

山一角。

指尖,是最小的阅读,像一只鸟飞过天空,像一条蚯蚓蠕过大地,像一叶扁舟行过江海。指尖,也是最私密的阅读,冷暖自知,悲喜自明,无声无息,不足为外人道。

当陌生的两个指尖开始互读时,就有了一段亲密的关系。当两个粗糙而苍老的指尖,还没读厌彼此,还愿相触对方,那段关系已经无坚不摧。

从古而今,指尖事也被开掘到了极致。立字为据,缺一枚小小的红色指印,便不生效。暴露了半枚指纹,便是完完全全暴露了自己。开锁解密,只需手指轻轻一按,即刻豁然洞开。电子屏幕,指尖滑过,可把万水千山走过一遍。

甜在舌头美在心头也好,十指连心也好,其实都是一种通感。舌尖与指尖,皆是起点,心尖才是终点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文苑

## 各司其职

□ 丰家雷

《战国策》里记载了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的故事。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饮酒谈论音乐方面的事。魏文侯说:“钟声不协调了吧?左面的声音高。”田子方笑了起来。魏文侯说:“为什么笑?”田子方说:“臣听说做国君的,明理就喜欢治官之道,不明理就偏爱音乐。现在您对音乐辨别得很清楚,臣恐怕您在治官方面有些聋了。”魏文侯说:“对,敬听您的教诲。”

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国君,他奠定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百年霸业的根基,在他统治期间,魏国启用贤才,富国强兵,开疆拓土,国力得到快速发展,是首先称霸的一代霸主。

田子方是孔子著名弟子子贡的学生,其道德学问天下闻名,被魏文侯聘为老师。

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组织管理学上的重要准则:各司其职。

一个高效的组织,应该结构合理,分工明确,有序运行。组织内部,高层,做正确的事;中层,正确地做事;基层,把事情做正确。

魏文侯,作为一国国君,他的注意力应该在哪里呢?正如田子方所说,管理者的首要之务在于管人,而不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音乐上。

国君不是乐师,职位不同,要求自然不同。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,完全是两码事。国君要明于官而聋于乐,乐师则要明于乐而聋于官。

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世人各有所长,所以,组织的最大功能就是明确目标,界定职责,把众人妥善安排好,充分地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,让每个人都能够人岗相适,上下不越位,各司其职。

各司其职,是一条准则,是一项技能,更是一种智慧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## 爱自己,如自己所是

□ 闫红

最近整理衣柜,能穿的衣服没几件,不完全是因为身材走形穿不上,不少衣服没买多久,有的连吊牌都没拆。

我买的时候就穿不上。店里有大一号的,但怎么看都是小一号更好看——假如我能穿得上的话,现在看着是有点紧,有点绷,不怎么雅观,但我可以减肥啊,瘦3斤就可以,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个难题当作自我改变的契机,不是吗?

然后,如你所知,也就是当天晚上那顿饭没吃而已,后来就假装忘掉这件衣服了。

所以我的衣柜里,满屋满架的,全是这种“瘦3斤就合适”的衣服。

我觉得它像个隐喻,概括了我的人生。我做选择时习惯于参照的不是当下状态,而是理想中那个自己。比如曾经我装修房子,在客厅里弄了个榻榻米代替沙发,中间的升降桌可以打字。邻居跑来参观,说你这看电视的时候没法靠啊,我笑而不语,心想,那不正好不看电视吗?有时间多看点书不好吗?

结果是,那个榻榻米需要翻身上去,谁能这样日复一日地在家翻山越岭?后来我就窝在卧室的小桌子上打字了。

也没耽误我看电视,一到周末,我只想葛优躺着看肥皂剧。硬邦邦的榻榻米不好躺是吧,我买了个懒人沙发放在地上。懒人沙发只能一个人躺,我终于搬了个沙发回来,放在榻榻米前面。

不大的空间堆满了家具,大大的榻榻米上堆满了杂物,我想要简洁节制的生活,最后却弄得更加冗杂累赘。我是把应然当成了实然,明明住在充满人性局限的躯体里,却按照一个假想的完美自己去规划人生。

我不是一个人。曾经认识一个姑

娘,她打小手指不沾阳春水,被爹娘捧在手心上。有天她忽然爱上一个人,他贫穷、上进,像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。不过这人比高加林清醒,一开始就跟她说他俩不合适,他家底薄又工作忙,不会是个好伴侣。

但姑娘突发性恋爱脑,赌咒发誓说会改变自己,“高加林”也被她说得有点晕,后来真的带她去了自己家乡,到那儿姑娘就哭了。是真哭,忍不住地哭,她又冷(没有取暖设施),又饿(卫生条件差,吃不下),还赶上了生理期,她泪如雨下,哭得男孩爸妈面面相觑,场面十分尴尬。

黄亚萍一开始肯定也以为自己适配高加林各种状态,但真到了跟前,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想象中那个能够与对方同甘共苦的人。不能吃苦不是错,错的是一开始把自己想成能吃苦的人,到后来害人害己。

都说,爱他,如他所是,其实我们也应该,爱自己,如自己所是。

——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


投稿邮箱:dtwbzj@163.com

